

【主持人语】湘籍作家肖仁福的创作聚焦于官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其创作的《官运》《待遇》《位置》《仕途》等官场小说赢得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被誉为“21世纪中国机关小说第一人”。肖仁福怀着对生活的热情和警觉反观官场生活,以富于存在感的语言、情感和思维,还原了一个为逻辑化、理性化所遮蔽的真实官场。其作品着眼于当代官场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关注他们在仕而仕过程中的心灵秘密,传达那些深藏不露却发人深省的精神细节,刻画了高志强、冯国富、沈天涯、乔不群等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当代官场知识分子形象。本期推出的肖仁福专辑,特邀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肖仁福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力求对其创作特点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以推动当代官场小说研究的发展。

## 无悔的选择<sup>①</sup>

肖仁福

(邵阳市文联,湖南 邵阳 410205)

**摘 要:**肖仁福的小说创作聚焦于自己最熟悉的官员生活,用朴实流畅的语言讲述了诡谲的官场风云。其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剔除了假想、设计造成的疏离感,追求吻合生活逻辑的情节和细节。选择文学就是选择快乐;实现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是自己无悔的人生选择。

**关键词:**肖仁福;小说创作;官场人物;人生选择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1)01-0001-04

### The Choice without Regrets

XIAO Renfu

(The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in Shaoyang City, Shaoyang, Hunan 410205)

**Abstract:** XIAO Renfu's novels creation focus on the officials lives with simple language about the treacherous bureaucratic situation, which is familiar to his life. His novels draw from real life without the hypothesis and designed resulting Alienation, pursuit the circumstances and details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life logic. Choose literature is to choose happiness, as well as to achieve freedom and an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which are and their own life choices without regret.

**Key words:** XIAO Renfu; fiction creation; official figures; life choices

我出生于湖南省城步县,家住沅水支流巫水河岸,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这不是我的选择。由我选择,我肯定选择繁华地,富贵家。我兄妹四人,我是长兄,为减轻父母负担,自小带着弟妹们上山打柴,下地割草,进田耕作。即使如此,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空腹外出劳作,常虚脱得两

眼发黑,双腿发软。这不是我的选择。由我选择,我肯定选择锦衣玉食,飞鹰走犬。6岁上学,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是万岁,第二课是万岁,第三课还是万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口讲阶级斗争,手脚还没闲着,还得勤工俭学,学工学农,开荒挖地,挑粪烧灰。这也不是我的选择。由

① 收稿日期:2010-10-22

作者简介:肖仁福(1960-),男,湖南邵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作家。

我选择,我肯定选择正规教育,系统学习。高中毕业碰着高考恢复,接母校通知回校复习,翻着几册油印资料,恶补一个半月,懵懵懂懂考上邵阳师专,懵懵懂懂学完3年中文,又懵懵懂懂分配回县里做中学老师,成为家族乃至十里八乡千百年来第一个靠啃书本啃上皇粮的人。这还不是我的选择。由我选择,我肯定选择清华北大,选择大城市大单位。教了4年书,后进县机关,调市部门,做秘书,当主任,提拔为市管干部,依然不是我的选择,都是群众推荐,领导起用,组织安排,我没主动争取过,更没跑后门,走夜路,自始至终只会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就是业余写些叫做小说的东西,选刊选载,选本选用,出版社竞相出版,读者纷纷掏钱购阅,也是市场选择,非我本人之力所能为。

回顾这大半生,还真都是生活选择我,我没主动选择过生活。一晃我已步入天命之年,我想这也许就是天命吧。天命使然,只有这个卑微的出身,贫寒的家境,平庸的相貌,愚笨的天赋,窄小的器识,我当然无可奈何,只能被选择。我能主动选择的,又是什么呢?是善良正直,是自尊自爱,是勤学好问,是刻苦努力。还有感恩。感恩故乡,感恩父母,感恩亲友,感恩师长,感恩领导,感恩人生路上的同事同道同仁。还有快乐。饥饿也不丢下快乐,快乐能驱赶饥饿;卑贱也不扔掉快乐,快乐能消解卑贱;艰辛也不落下快乐,快乐能击败艰辛;苦难也不放弃快乐,快乐能战胜苦难。为选择快乐,我从小就学着自制竹笛和二胡,劳作之余自吹自拉。无师自通学会简谱,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油印新歌,到手就能依谱哼唱,自得其乐。奶奶山歌唱得好,缠着老人家学。叔伯们古人讲得棒,追着他们听。中小学期间不时停课闹革命,闹腾够了,还是会进教室,作业做得好,可得老师表扬,也是快乐。我数学不错,题目解得又快又准,每逢考试,两小时时间,我一个小时就可做完,省得老师自做范卷,只需将我的试卷划上一个红勾,打上百分,贴到教室外面墙上,让同学们自己去对答案。这份快乐自然无以言表,以后学起数学来更起劲,高考就是数学考得好,把分拉上去,才勉强取上师专。我还喜欢写作同学们最头疼的作文,原因是语文老师经常用我的作文当范文,拿到课堂上念给大家听。如今常有记者问我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我说是中小学时写的老师当范文念的作文。我的写作乐趣就是这么

培养起来的。这是双份快乐,写作时编排组织文字的快乐,写成后有老师和同学赞赏的快乐。多年后我走向社会,在我被工作选择,被领导选择,被生活选择,被命运选择,自己却别无选择时,我选择了快乐,选择了文学创作。

我常说我是一个没有野心更没有崇高理想的作家,我选择文学创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快乐。这也决定了我的创作取向:怎么快乐怎么写,先让自己写得快乐,再让读者读得快乐。我知道读者喜欢我的小说,不是我写得如何好,主要是我能给读者提供快乐。人生多苦,人生多难,阅读和写作就是战胜苦难的最好办法之一。不仅能战胜苦难,还可增加学养,收割智慧,获取饱满和深刻的快乐。为实现快乐,写作时也必须有所选择。我首先选择的是浪漫。我十八岁离开故乡。十八岁以前是人生的上半辈子,十八岁以后是人生的下半辈子。我打算将文学当作快乐选择时,就决定为我的上半辈子写部书。我的上半辈子是由苦难组成的,伴随着饥饿、劳累、艰辛、贫穷,包括无聊政治运动对我这个不谙世事却有些轻狂叛逆的少年的打压和迫害。若写苦难,实在是手到便拿的事,可写的东西太多。但我很犹豫。我是从苦难里走出来的,为什么还要在写作时,再去经受一次苦难呢?苦难有什么值得留恋和炫耀的?有人说苦难可以锻炼人,可让人坚强,让人奋进,让人成熟,让人功成名就,我从没这么想。只要没有苦难,我宁肯不坚强,不奋进,不成熟,宁肯一事无成,默默无闻。我不愿意把苦难当资本和光环,满世界向人展示。不展示苦难,可以展示浪漫。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南那片神奇土地,山远水长,峰高谷深,有着殊异的民族文化遗存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道家神巫文化非常浓郁,大家相信万物有灵,遇事人神共谋共判共主。在这样浪漫多姿的文化背景下,故乡人也就敢于笑对苦难,直面艰辛,乐于扬真崇善,趋奇尚义,从而勇敢而乐观地活下去。写作时,我坚决放弃苦难的选择,将故乡的浪漫和传奇形诸于笔端,不经意间成就了第一本小说集《箫声曼》。

18岁那年我洗脚上田,穿鞋进城,告别饥饿和艰辛,成为不种棉不栽稻却衣食无忧的公家人。后来我又离开家乡,离开道家文化盛行的沅水流域,来到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资水流域工作。这个产生过魏源和蔡锷等大儒大贤的土地更加开阔,我没

法闭住眼睛，无视这纷繁的世界。渐渐认识的人多了，见的世面广了，展现在面前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社会是多元的，世情是多样的，人心是复杂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我意识到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我准备将笔触伸向身边的人和事。这时我选择了真实。真善美，真是首位的，没有真，无所谓善和美。文学创作绝对不能违背真实性原则，否则就是空中楼阁，沙上大厦。我没有胡编乱造，故弄悬虚，只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的机关生活顺手拿过来，揉入笔底，就是一篇篇货真价实、鲜活生动的好小说。我的中篇小说《局长红人》《裸体工资》《空转》等就是这么出笼的。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还没有机关小说一说，司空见惯的机关现成生活被我写进小说，且好读耐读，一下子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一个作家有读者喜欢，出版部门没法视而不见，约我写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字多，工程大，是个体力活；还要有人愿意阅读，读得下去，又是技术活。不像中短篇小说，只要刊物编辑和主编少数几人喜欢，就可发表，长篇小说单独成书，独立上市，仅出版社编辑和社长喜欢，还不算数，还得千千万万读者认可，说得难听点就是有人肯掏腰包。世上最难的就是让人为你掏钱，除非你拿枪逼着人家。我不可能逼人买我小说，只有选择理性。理性告诉我，长篇小说要想得到读者认可，须有好题材，好故事，好语言，还有好书名，不能自以为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我毫不犹豫地选取我熟悉的官员生活，用朴实流畅的语言讲述了市委书记的故事，书名就用《官运》。结果一炮走红，成为世纪之交最具影响力的官场小说。

《官运》为我打开了广泛的市场，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我底气足起来，写第二部长篇时，不用考虑出版和销售因素，不用硬编故事，玩文字游戏，追求所谓的可读性，只须扎扎实实把生活写好，拿出真货，一定有大收获。我于是选择了智慧，选择智慧就是选择生活。生活就在身边，不用假想，不用设计，信手拈来便是。我在财政局工作，财政局就有写不尽的生活。财政局主要通过预算处这个平台，代表政府管理预算资金，是利益的集散地，各种关系纵横交织，盘根错节。我决定写直接管钱用钱的预算处长。钱是死钱，人是活人。人管钱，能把钱管活；钱管人，能把人管死。钱可来权，权亦可生

钱。钱就是权，权就是钱，二者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没有太多考虑，几乎连构思过程都已省掉，只是将生活里的预算处长照搬到作品里，一口气写出40多万字的《位置》。完全源自生活的《位置》让我获得写作的莫大快乐，也让读者爱不释手，觉得比《官运》更深刻更文学，认为是我的代表作，誉为21世纪中国第一机关小说。

《官运》和《位置》写的是官场和机关强势人物，可不争的事实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强势人物总是极少数，大多数还是些平常人，是芸芸众生。我不能太势利眼，老两眼盯住那些显赫人物。我选择了悲悯，转移视线，开始关注机关里的弱势群体。我写出长篇小说《心腹》，主人公是单位司机，为转干提拔，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达到目的，同时也付出惨重代价。接着又以二线领导的人生轨迹为主线，写出另一部长篇小说《待遇》。小说不再以谋权和用权为主要叙述角度，重在叙写权力旁落后的人生况味，叙写离开权力场域的官员怎样脱掉面具，卸下浓妆，恢复本来面目，回归自我。之后我转换角色定位，从官场延伸到草根阶层，写出了《领导意图》。小说从一个事业单位的改制入手，再现了弱势群体与强势官商之间的矛盾冲突，凸显出当代社会草根阶层的生存困境。重点展现了多股力量的对峙和抗衡：民与官，小与大，弱与强，贫与富。对峙和抗衡的结果不言而喻，弱不可胜强，小不可胜大。读者认为《领导意图》是我最深刻的小说，最具悲悯情怀。

不知不觉间我已写出400多万字作品。写过故乡，写过强势人物，也写过弱势群体，可蓦然回首，我发现还没写过我自己，我要为自己写一部作品。我选择了觉悟。我设计了一个人物，叫做乔不群。他和我一样，也是由学入仕的知识分子官员。旧时读书人入仕，无非通过买卖来实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卖。卖不成就买，掏钱出来，捐个一官半职干干。读书人却耻言买卖，说自己是什么道义的化身，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物资匮乏时代好办，“食”本来就少，谋也只谋得那么多，只要掉头谋道，将道谋到手，自然不愁无食。待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时，睁眼就是花花世界，还满脑是道，恐怕没几人能做到。尤其是人在官场，一朝权到手，什么票子车子，房子妹子，不请自来，门板都挡不住，要你视而不见，天天埋首于道，也不现实。人

都是欲望之躯,除了诱惑,什么都能抗拒。是主宰欲望,驾驭欲望,做欲望主人,还是被欲望牵着鼻子走,做欲望奴隶?人入官场,是没法回避的。乔不群及时觉悟,欲望面前还能坚守底线,把握住行为的适当性,有所为,有所不为,成功抗拒住诱惑,获得人生成功。与乔不群相对应的蔡润身等官员,诱惑面前无法自持,成为欲望的奴隶,玩权玩钱玩色玩过了头,最后把自己也玩了进去,害人又害己。与乔不群和蔡润身一样,我也身处欲望世界,动笔书写欲望,自然能写成大书,几年下来收获了这部洋洋百万字的3卷本《仕途》。作品出版后广受欢迎,年内销售20多万册,荣登2009年度优秀畅销书排行榜。读者觉得这部大书不仅内容丰富,幽默好读,人物塑造也真实可信,问乔不群是不是生活中我本人。我说我确实是把《仕途》当做自传来写的,可并非乔不群之所作所为我都经历过。我只不过从我出发,将乔不群当成我自己,在他面对种种诱惑时,以己度人,将心比心,终于成就了这个真实可感不可多得的文学人物。

我的文学创作是个快乐过程,选择文学就是选择快乐;读者读我作品也是快乐体验,选择我的作品也是选择快乐。我选择文学,读者选择我,我们同时选择了快乐,这种快乐的双向选择,实在是世间美事。当然我也得承认,选择也意味着放弃。文学到底不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白纸黑字摆在那里,读者眼睛又是雪亮的,弄虚作假,

即使骗得了自己,也骗不了读者。只有拿出真诚,付出心血,使出硬工夫,才可能成事。作品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这样的高产量和大部头,没有大块和完整的时间,神仙也无法做到。也就是说文学是寂寞的事业,选择文学,先必须放弃,放弃荣华和富贵,放弃灯红和酒绿,放弃热闹和风光,放弃掌声和笑脸。有人至今还不能理解,我在财政局待得好好的,吃香喝辣,出车入辇,位置也算重要,眼看着就要修成正果,怎么突然一个转身,躲进书斋,弄起人人不屑的文学来?我没法解释。如果说我是选择快乐,谁也不会相信。世人相信有钱有势才快乐,你说弄文字也快乐,岂不酸掉人家大牙?我不必义务给牙医揽生意,也不会因人家的不屑,后悔自己的选择。选择文学,让我失去不少既得利益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却让我收获快乐,收获身和心的双份自由,不必做权力和金钱的奴隶,我已非常满足。有道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有人为了自由,连生命和爱情都可抛弃;我选择文学,追求自由,抛弃浮华和虚荣,抛弃蝇头小利和蜗角虚名,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我手写我心,实现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自然也无怨无悔。

责任编辑:黄声波